南京的太阳

夏阳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南京的太阳

夏　阳　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京的太阳/夏阳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20.8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9140-0

Ⅰ.①南… Ⅱ.①夏… Ⅲ.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24432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　　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22516
网　　址	www.juacp.com
印　　刷	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	700mm×1000mm　1/16
印　　张	12.5
字　　数	180千字
版　　次	2020年8月第1版
	2020年8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	ISBN 978-7-5493-9140-0
定　　价	49.80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9-857

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目录

CONTENTS

南京的太阳 /001
孤独的老乡 /004
C 大调的城 /006
杭州巷 10 号 /010
亲爱的深圳 /013
屋顶上的猫 /017
天空之城 /020
偶然 /022
老贾 /026
失明 /029
人鼠之间 /033
蚂蚁,蚂蚁 /036
故事里的事 /039
与马原论疯子 /042
我的富人生活 /046
疯狂的猪耳朵 /050
守望 /054



寡人　/056
世界　/060
白云人家　/063
诗人老黑　/067
寂寞先生　/070
捕鱼者说　/073
阿毛的故事　/077
翠花,上酸菜　/079
水缸里的月亮　/083
原来你也在这里　/086
虚构　/089
杀青　/093
喊楼　/096
那些花儿　/099
爱情练习曲　/104
寻找花木兰　/107
怀抱一棵树的女人　/110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　/113
好大一棵树　/116
一双红绣鞋　/120
新鸳鸯蝴蝶梦　/123
像艳遇一样忧伤　/126
在那遥远的地方　/129
流星　/134
青春　/137
传奇　/141
坐飞机　/144
曲终人散　/147
恋上你的床　/150
关于我爱你　/153
与刘若英相遇　/157
悲伤逆流成河　/160
时间都去哪儿了　/163
幸福可望不可即　/166

寂寞在唱歌　/169
盛夏的果实　/172
一个都不能少　/175
春风沉醉的夜晚　/179
马不停蹄的忧伤　/183
诗和远方的田野　/186
愿你归来仍是少年　/191

南京的太阳

到南京的第二个晚上，我接到警察的电话。警察说："有个男人自称是你父亲，麻烦你来一趟，确认一下他的身份。"

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来南京，是为了参加小鹿五周年演唱会。来之前，父亲在手机里千叮咛万嘱咐，别接听陌生电话，别搭理陌生男人，不要独自走夜路……简直把人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丑陋数落个遍。没想到真被他言中了，陌生的南京居然冒出来一个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，真是狗血剧情，比小说还小说。

我对着手机非常干脆地拒绝道："骗子，我爸特意叮嘱过，这样的人肯定是骗子！"

南京的太阳真大，铺天盖地，到处是翻滚的热浪，把南京城变成一个巨大的平底煎锅，沸腾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少年的情怀。从故乡到南京，不到 400 公里的路程，我却差点和父亲闹翻了。

虽然隔着千山万水，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出父亲在手机那端的样子，他肯定是板着面孔，紧锁眉头。为此，我不得不要点小花招。我对父亲说："人家明年就要参加高考啦，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，脑袋都快要爆炸了。去南京也不是专程为了看演唱会，演唱会有啥好看的，其实我更想去南京大学参观一下，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你女儿明年保证把它拿下。"

果然，父亲在那边沉吟了片刻，说："你妈没时间陪你去，我这边又请不到假……"

我立刻打断父亲的话，说："老爸，你一向教育我要独立，现在正是锻炼的机会，你16岁时不也自己出去打工了吗？"

一切很顺利，不到中午我已经踏上了南京的地盘。南京的太阳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一出火车站就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客栈早已在网上订好，手机导航和打车软件可以直接把我送到目的地，来前已规划好行程：先游览南京大学；第二天上午参加歌星签售会，下午和晚上看他们的演出；第三天到小鹿他们下榻的酒店守候，得到合影后返回故乡。

对于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的我来说，南京大学的确是我心中的圣殿。这与当年高考失利的父亲一直对我的洗脑有关，他总是脸色凝重地说："女儿啊，假如当年我考上大学……"我内心无论怎样不屑，表面也得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。我知道，在我们之间，有些代沟是天然存在的，生活除了奔波劳碌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作为父亲，他只知道在青岛干建筑小工，扛水泥、搬石块、挑砖头，数年如一日，从不知道演唱会是何等的气势恢宏，又怎么可能理解一个少女对心中偶像的深情膜拜和狂热迷恋呢？

演唱会现场，荧光棒似海，呐喊声震天，数万人忘情地摇，忘情地唱，宛如一个盛大的节日。我举着自拍杆，录制视频的手激动得发抖，喉咙吼得嘶哑，双脚跺得生疼……

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和众多意犹未尽的铁粉蹲守在酒店门口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居然得到小鹿的同意与他合影，他还在签字本上留言："努力冲刺，静候佳音。"我激动得全身颤抖，泪水迷离。所有的少年都在尖叫呼啸，现场气氛如同喷发的火

山，而我们的内心，更是海洋般澎湃。

就在这时，我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："姑娘，先不要急着挂掉，你认真听听这声音熟不熟？"

半个小时后，我坐在派出所里。一个狼狈不堪、形容憔悴的男人，出现在我面前的监控屏幕上。

警察指着屏幕说："最近周边发生了好几起强奸案猥亵案，警方一直在暗中进行蹲伏抓捕。这名可疑男子跟踪了你两天，具有潜在的犯罪嫌疑。但无论我们怎么审问，他坚决不招，一直自称是你父亲。"

屏幕上的父亲，半年未见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。他头发灰白，如野草一般杂乱，黑褐色的脸上，小眼睛倦怠无神，尤其满是血泡的嘴唇，胡子拉碴如一枚烂柿子。我清晰地听到他从监控器里发出的虚弱的声音："我绝对没有欺骗你们，到时我女儿可以作证！"

我几乎哭出了声音，对着监控屏幕哽咽道："爸，您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打电话给我？哪怕发个信息也好，您为什么要在这里待到现在！"

听见我的声音，父亲愣了一下，欣喜地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贯的微笑。他柔声地说："演唱会还没有结束，爸怕影响你。"

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南京所有的太阳，突然跑进了我的眼睛，炽烈、滚烫。我不得不蹲下来，捂住面孔，捂住从指缝间奔涌而出的如暴雨般的泪水。

孤独的老乡

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暂且叫他小吴吧。

第一次盘问小吴，真不能确定他在我眼皮底下多久了。偌大的天安门广场，游客络绎不绝，人头涌动如过江之鲫。大家背对巍峨的城楼，无不在忙着摄影留念，“茄子”声此起彼伏。小吴不是这样。他到处转悠，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时不时还支棱起耳朵，像一条狗一样撵在人家身后，偷听人家在讲些什么。

形迹可疑。

我作为广场的巡逻人员，截住小吴，问：“你干吗？”

他捏着衣角，嗫嚅道：“我在丰台那边打工。”

“我是问你来天安门广场想干吗。”

“没干吗呀。”

“老实点，我注意你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你老盯着人家游客干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找人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找老乡。我来北京三年，还没遇到过一个老乡。”

我鼻子一酸，拍了拍小吴的肩，叮嘱道：“注意点形象，别太露骨，更不准妨碍人家。”

他的眼里汪着泪，点点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天安门广场，像草原一样广袤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群，河流一般朝这里涌来。黄昏时候，夕阳之下，人流涌得愈加湍急。小吴迎着无数面孔走去，仔细辨别暮色下的每一张脸、每一句方言。

夜深了，广场上游客稀疏，灯火慵懒，小吴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追上了20路公交车。公交车从我跟前一闪而过时，我看见小吴抓着吊环，挤在一群人中间，眼里满是恋恋不舍。

小吴来的时间很固定。每个星期天早上，换乘三趟公交车来，晚上又换乘三趟车回去。我巡逻时经常遇到他，有时会问："找到了吗？"他总是一脸黯然。

有一次，我发现他神情大异，跟着一个旅行团很久，最后还是悄悄地离开了。我问他："不是吗？"他失望地答道："不是，是相邻那个县的。"

"相邻那个县也是老乡啊。"

他摇了摇头，固执地说："连一个县都不是，能算是老乡吗？"

我安慰他说："你实在是想家了，就回去看看吧。"

他笑道："回家？我爹在山上打石头被炸死了，那个女人改嫁去了外省，哪有家？"说完，撇开两条瘦腿，消失在人海中。

小吴找到按照他的标准定义的老乡，是在一个下午。远远地，看见他和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在国旗下拉扯。我立即赶了过去。小吴看见我，激动地说："他是我老乡，绝对的老乡！"

那中年男人甩开小吴的手，整了整领带，呵斥道："老乡？谁和你是老乡，老子是北京人！"

小吴说："你耍赖，你刚才打电话说家乡话，我听出来了，你是我们县的。"

中年男人厌恶地挥了挥手，骂道："神经病。"白晃晃的太阳下，小吴单薄的身体晃了一下。

这件事后，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小吴在我眼皮底下转悠了。我心中不禁想：他是死心了还是离开北京了？这孩子，挺好的，时间长了没见，还真让人心里有点挂念。

小吴再一次出现，是带一对老人来看升国旗。这对老人脸色凄苦，衣衫褴褛。我问他："你找到老乡了？"

小吴说："没呢。他们是一对聋哑夫妇，东北的，也没有老乡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们做老乡吧。"

我欣慰地笑了，说："那加我一个吧。"

小吴狐疑地问："你？"

我看着远方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凄然地说："我在这里巡逻快三年了，也没遇见一个老乡。"

C大调的城

元宵刚刚过完，鞭炮喜庆的响音在空中还未散尽，你飞一般逃离了你生活的那座城市。

你去了丽江——一座高原上安宁的古城，传说这里到处流动着明亮的忧伤，可以治愈异乡人的暗疾。

暮色暗淡，你站在四方街上，面对招牌林立的原色古朴的小客栈，一家家地找感觉。人声嘈杂中，你内心惶惶，如丧家犬一般

无助。

他拎着酒瓶斜斜地站在十字路口。你看了他一眼，他正看着你。

这是个潦草的男人，头发蓬乱，胡子拉碴，一身恰到好处的邋遢，显得很艺术。他走到你面前，默默注视着你，眼里盈满怜爱。他说，去我家吧。说完，一转身，自顾自地向前走，歪歪扭扭地，弃你不管不顾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时不时地举起手里的酒瓶，一仰脖，咕咚几口。

这是个落魄的男人，和你一样落魄。

你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机械地跟在他身后。你心里什么都来不及想，像中了魔一样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丽江的月亮升了上来，素白的月光下，他和你一前一后，巨大的影子在青石板路上跌跌撞撞，像两条流浪狗。

所谓他的家，其实是别人经营的一家小客栈。他也是外地人，租住在楼下。他叫老板安排你住上了二楼。第二天，你推开窗户，发现这里地势陡峭，离四方街不远不近，却非常偏僻安静。更让你喜出望外的是，窗外一览无余，辽阔碧蓝的天空下，玉龙雪山白雪皑皑。

你不想走了。

初春的高原，寒风凛冽，草木枯败，还残留着寒冬阴冷的迹象。病恹恹的阳光下，玉龙山雪峰皎皎，晶莹的银光，耀目晃眼。不一会儿，风起了，乌云团聚，山峰乍隐乍现，扑朔迷离。有时，云层里泄漏出一片金光，山腰间顿时云蒸霞蔚，白雪呈绯红状，掩映在一片霞光中安详若佛。你整天坐在窗边，痴痴地看着风云变幻的玉龙雪山，心里的水从眼睛里无谓地漫了出来，直至泪流满面。

两个月后，你的心情似乎好了些。阳光灿烂的下午，你会出去转转。面对一城的古朴和安逸，你喜欢坐在双孔古桥上发呆，看桥下小河里的雪水淙淙，看对面某个墙角探头探脑的花花草草，看密密麻麻的青瓦房凝滞在时光里。偶尔，你会想起一些人，一些事，直至在桥上呆坐许久，将生人看成熟人。

阳光肆意地洒在脸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清香。你无声地笑了，其实城市的伤痕，如同深山古寺的钟声，想则有，不想则无。你终于释然了。你敲了敲心脏的位置，又用力捶了捶，心想，结痂了。

华灯初上的夜晚，你经常出去，坐在四方街某间昏暗的酒吧里。夜色，在一排排红灯笼的摇曳下哔剥作响，就像你以前常常弹奏的C大调，无论现实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，它始终色彩明亮，在琴键上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房。你要了一瓶红酒，一杯接一杯，直到面色酡红。一双双俪影打门前经过，手牵手，晃来晃去。寂寞如排山倒海般向你袭来。

你抬头朝那个十字路口望了望。那里，春风满地，人头攒动，却没有你的期待。自从你到丽江后，你们其实很少打照面。偶尔下楼遇见他，也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。他呢，清醒时，一脸腼腆，目光躲躲闪闪，如一个大男孩。如果遇到喝醉了，他看你时目光灼热，充满某种挑逗，让你瞬间有种被烫伤的错觉。呵呵，这是个有趣的男人。你身体柔软，像一只猫一样蜷在虚幻迷离的灯光和红酒里，模糊不清。

你的身体一天天苏醒，一天天柔软。毕竟，你才刚过35岁。有一天凌晨，揽镜自照，你惊讶地发现镜子里面的自己面若桃花，黑暗中嘴唇闪闪发亮。

一个月色妩媚的夜晚，你一身性感，在从酒吧回客栈的路上，遇到了他。他喝得酩酊大醉，烂泥一样睡在街边。你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他弄回了客栈。在他房里，你像母亲面对自己少不更事的孩子，把他扶到床上，帮他脱鞋，还捏着毛巾给他洗了把脸。你关了灯，转身将要离去，这时，你的手突然被他一把拽住。你万分惊愕。还没等你反应过来，他一把将你拖倒在床上，紧接着一翻身，如狼似虎般，死死地把你压在身下。

你在他身下又撕又咬，拼命地挣扎。你很想告诉他，能不能不要这般粗暴。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他动物般凶猛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你的死命抵抗，反而激起了他强大的占有欲。他很快得逞了。他进入你身体的那一刹那，你望着头顶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蜘蛛网，一阵阵晕眩。你无望地闭上眼睛，眼泪汩汩地涌。

完事后，他也许是真疲乏了，打了个酒嗝，倒头沉沉地睡去，还发出了鼾声。你一身酸痛，像散了架一样，到处是伤。你睁大眼睛，缩在床角，惶恐不安地看着他。许久，你才缓过神来，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他，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上，把自己软化成一条鱼。你轻轻摩挲着他强壮的胸膛，身体一阵痉挛。太长时间没亲近男人了，你的鼻子一酸，禁不住又是泪光莹莹。

空气中，残留着你的体香味、他的汗臭味、你体液的味道、他体液的味道，还有他满身的酒气和屋里的霉腐味。这些味道交融在一起，最终汇成了一种让你痴迷的气息。你喃喃自语：有男人，真好。

借着窗外的月色，你细细打量着他的脸。这是一张满足的脸，棱角分明，嘴里不时冒出几句孩子般的呓语。你拉过来一条薄毛毯，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。

窗外的街巷，在皎洁的月色下，渺无人影。只有春风在空中细细地圈着涟漪，如同 C 大调惯有的诠释，温暖暧昧，又寂寞明亮。

杭州巷 10 号

其实杭州巷 10 号并没有刻意躲避都市的喧嚣。

幸福路作为一条商业步行街，每天人流密集，其左边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岔口，叫平安街，顺着平安街进去百余米，一拐弯，眼前生出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，便是杭州巷。

杭州巷狭窄细长，仅容得下两人并行，麻石板铺就的巷道，伴随着墙脚一线湿湿的青苔，一直延伸到尽头。巷子两边的建筑，古朴、荒凉，被圈在高高的院墙内。透过门缝，可隐约窥见一些雕梁画栋，当然还有断壁残垣。小巷里，杳无人影，只有寂寞的风顺着寂寞的巷道穿巷而过，轻轻地吹拂着墙头几株寂寞的小草。步行在小巷里，抬眼望去，四周就像一幅油画，挂在墙上，沉睡不醒。从时尚繁华的幸福路，到几个老人家猫在门口打盹的平安街，再到这古老幽深的杭州巷，宛如经过时光隧道，从当代穿越到近代再穿越到古代。

我去的时候，时至深秋，碧空如镜。

上午的阳光嫩黄羞怯，在墙头瓦楞上探头探脑，却无法照进小巷。行走在小巷里，头上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，人却站在岁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